

汉语语言萌化现象的类型、机制及其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处理策略

管羽程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语言萌化是当代汉语中一种值得关注的语用现象, 指说话人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的有标记操作, 使话语带上“可爱、轻松、非正式、亲近”的色彩。从语言分类角度看, 萌化与儿化、小称、重叠等传统形态手段既有交叉又具独特性。本文从语音萌化、词汇萌化、语法萌化、书写萌化四个维度对汉语萌化现象进行系统描写, 结合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其生成机制与文化心理动因,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际中文教育中如何对待这一语言现象。研究认为, 萌化已成为汉语口语语体连续统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国际中文教育应从“回避”转向“选择性教学”, 帮助外国学习者在理解萌化语用功能的基础上, 能够恰当运用实现得体交际。

关键词: 语言萌化; 国际中文教育; 语用功能; 语言分类; 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萌”这一概念源自日本动漫文化, 原指对可爱事物产生的强烈喜爱之情, 后泛化为一种审美范畴。“萌化”指的是给某种东西赋予“萌”的属性。在语言学视野中, “萌化”可被界定为说话人通过特定的语言手段, 降低话语的正式程度, 增添可爱、亲近、轻松、非威胁性的语用色彩。近年来, 这种语言现象在网络交际、年轻人口语、广告文案甚至部分服务行业用语中日益多见, 已构成汉语语体光谱中一个独立而活跃的层次。这一现象引出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具备一定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会主动选择这种表达方式? 它仅仅是对“儿童语言”的模仿, 还是汉语语用系统中的一项真实资源?“吃饭饭”和“小孩儿”中的儿化, 是否共享某种语用逻辑? 这些问题指向一个尚未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得到充分讨论的语言现象——语言萌化。

然而, 现在国际中文教育界对语言萌化现象所持的总体态度比较冷淡。一般教材基本不把这类表达列入内容, 个别教师将之当作“不规范”或“幼稚化”予以纠正。这样的做法没有顾及两项事实: 第一是萌化语言本身有实际运用、有清楚功能; 第二是留学生靠社交网站或本地朋友已开始大量接触、自行模仿相关说法。不要一味回避。本文将按语言现象的本来面貌来思考萌化问题, 就其类型和成因做分析, 讨论其心理—文化意义, 最后提出对于课堂教学可行的、有针对性的建议。

1. 汉语萌化现象的类型学描写

语言萌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语法范畴, 而是一个跨层面的语用策略集合。本文将从语音、词汇、语法、书写四个维度进行分类分析。

1.1 语音层面的萌化

语音萌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对儿化等传统音变手段的“萌化使用”, 二是通过音高、音长、音质的刻意变化制造可爱听感。

（1）儿化的萌化功能延伸

儿化本身是汉语中的传统音变现象，其核心功能包括区别词义、改变词性一、表达小称等。然而在当代口语中，儿化的使用范围出现了语用层面的扩展，许多不具区别功能的儿化被说话人有意添加，目的并非传递新的语义信息，而是营造轻松、随意、亲昵的语用氛围。

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过度儿化”常被北方方言区的年轻人当作萌化资源。例如把“好玩”说成“好玩儿”在常规范范围内，但“特别好玩儿极了”中的叠加使用、或把“上课”说成“上课儿”，就超出了功能必要性，进入了语用修饰的领域。这种语音上的“卷舌溢出”类似日语中拖长尾音的撒娇效果，是一种听觉维度的“萌”信号。

（2）音高与音长的变化

另一种语音萌化手段是改变话语的超音段特征。典型表现包括：整体音高上移，接近童声区，句末音节延长并且语调起伏增大，接近“唱歌式说话”。一位在奶茶店打工的中国女生这样招呼顾客：“欢迎光临～请问想喝点什么呢～”仔细听她的发音，可以发现最后一个语气词“呢”字明显拖长，音高上扬，声带略紧，形成了与传统服务用语截然不同的听觉印象。这种语音萌化在国际中文课堂中已有渗透。

1.2 词汇层面的萌化

词汇萌化是萌化现象中最为丰富、最便于观察的一个层面。根据萌化手段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重叠式萌化

汉语本身具备单音节词重叠的语法可能性，但萌化重叠的规则与此不同：它常常把双音节词拆开后各自重叠，或将名词进行单音重叠并加“的”。网络与口语中高频出现的案例如：

- a. 吃饭饭、睡觉觉、喝水水
- b. 小狗狗、小喵喵
- c. 傻乎乎的、软萌萌的

当这类重叠形式出现在成年人之间的对话时，和幼儿母语习得阶段的叠词有着本质差别。它属于交际者主动做出的语体选择，具备可控性，高度依赖交际场景。说话人清楚自身在借用孩童式语言营造亲和感，接收方一般也能够识别，明白这只是拉近人际距离的交际策略，而不是说话者语言能力不足。

（2）拟声拟态词与感觉形容词的丰富化

汉语传统词汇系统中本就存在很多拟声和拟态词语，而随着萌化语言的流行进一步拓展了这类词语的表达边界。例如拟声词“噗”原本只用来描摹液体喷溅的声响，现在已经演变为表达憋笑的语气词；句末的“捏”作为语气助词的用法，和传统汉语语法中的使用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像“软”“糯”“甜”“奶”“香”这类依靠感官体验的形容词不断发生语义抽象化，不再局限于描述实体事物，转而用来形容音色、性格、文本风格等抽象对象，像“声音好奶”“这个文案写得好甜”。

这类词汇萌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用逻辑：借用原本用来形容婴幼儿、小动物或是食物的描述词语去评价成人世界的人与事，借助这种语义迁移产生弱化冲突、降低压迫感的修辞效果。

（3）昵称化的亲属和社交称谓

将亲属称谓用于非亲属交际本就是汉语社交的一大传统特点，萌化表达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趋势。近几年，“小姐姐”“小哥哥”就逐渐取代了此前流行的“美女”“帅哥”，成为年轻群体间称呼陌生人的主流说法。更进一步看，“宝”“宝宝”“亲”这类原本仅

用于亲子、恋人等高度亲密关系的称谓，正不断向一般社交场景渗透。电商客服常用的“亲”早已不算新鲜，如今就连快递推送通知里，都常会出现“您的包裹宝宝正在路上哦”这类表述。

对汉语学习者而言，这套社交称谓体系更新迭代的速度，远远快于对外汉语教材的修订节奏。学习者很难及时掌握称谓背后的亲疏边界，在真实交际中很容易出现语用偏差：要么固守课本里的正式表达，显得生硬疏离；要么盲目模仿网络称谓，在不合适的场合使用，引发对方不适。

1.3 语法层面的萌化

语法层面的萌化相对隐性，但同样值得关注。

(1) 语气词系统的扩容

现代汉语口语的语气词体系本来就较为丰富，萌化则引入了一批新的语气词以及拓展了旧语气词的使用边界。“哦”“呢”“吧”“嘛”的传统功能被重新编码，尤其句末“哦”的使用范围在急剧扩大。比如：

- a. “你要加油哦~”
- b. “这个东西很好用的哦~”
- c. “你做得很棒哦~”

此外，前文提到的“捏”是网络萌化语境里催生的典型新兴句末语气词。这种用法在传统汉语语法体系中并无对应依据，纯粹是依托网络社交场景逐渐衍生形成的，尤其在年轻女性网民群体中流传广且使用频率高。实际使用时，“捏”一般附在陈述句或感叹句的末尾，本身不承载实义也不会改变句子原本的核心表意，其核心作用是柔化语句语气，削弱表达的生硬感，给平实的陈述增添几分俏皮温柔的情绪色彩。和“呢”“吧”“呀”这类传统规范语气词的通用用法不同，“捏”的使用带有更鲜明时代性，仅适用于非正式的轻松社交语境。经过长期高频使用，逐步确立了自身的语法地位，成为汉语口语语体体系中新增的萌化语用符号。

(2) “把”字句与“给”字句的萌化变体

在萌化语境中，某些句式出现了一些偏离常规语法却具有表达力的变体。例如：

- a. “把我给可爱到了”
- b. “笑死我算了”
- c. “美哭”

这些表达在成人日常口语中很常见，但在正式书面语中不出现，属于典型的口语语体资源。

(3) 语序的“混乱化”与感叹化

萌化语境中常出现有意打破常规语法的表达，通过模拟孩童口吻或是还原情绪激动时的口语状态，以此强化表达感染力。比如“好看哭了”，规范表达本是“好看得哭了”，省略补语标记“得”后，句式更紧凑短促，情绪冲击力更强。这类“反语法”表达本质上是一种主动的语体策略，而非语言失误。使用者必须先熟练掌握汉语规范语法，才能通过主动偏离规则实现特定的交际效果，属于高阶语用能力的体现。

这也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能将所有偏离语法规则的表达一概判定为错误。在高级阶段教学中，可引导学生辨析语法偏误与语用创新的区别，以便理解汉语口语语体的弹性与多样性。

1.4 书写层面的萌化

书面语中的萌化也不容忽视，因为当代汉语交际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微信、小红书、微博等文字化平台上。

(1) 同音替代与空耳式书写

同音替代是选取读音相近的汉字替换原词，空耳式书写源自听感模仿，即把口语连读、软萌化变音直接转化成文字。例如：快速口语中，“这样子”会发生音变，听感近似“酱紫”；撒娇语气下“人家”的声母弱化，听起来像“伦家”；“什么”口语轻读时发音贴近“神马”，使用者将听到的语音直接落实为文字，也就是空耳转写。这些同音或近音的书写替代最初产生于打字速度需求或方言影响，但后来成为了一种主动使用的萌化书写方式。

(2) 叠字符号与表情符号的语法化

传统书面汉语依靠词汇、句式传递语气，标点符号的使用有着严格规范，感叹号一般单用，不允许随意堆叠；而网络书面交流模拟面对面口语，单纯文字难以传递音量、情绪强度，使用者便通过重复感叹号、叠用拟声字放大情绪，让静态文字承载口语里的哭腔、惊叹等副语言信息，标点和拟声叠字由此慢慢产生类似语法成分的功能，也就是语法化。例如：“好可爱！！”中的感叹号叠加，“好可爱呜呜呜”中“呜呜呜”的拟声书写化。

其次，表情符号大量嵌入句子内部，打破了传统标点只能放在句末或句间停顿处的规则。表情符号可以承担陈述、感叹、调侃等语义与语气功能，部分场景甚至替代形容词、语气词，和文字共同完成表意，拓展了书面语的表达手段，也消解了传统书面语清晰的结构边界。留学生学习汉语时接触的大多是教材里规范化的书面汉语，学习的标点、句式规则固定。网络语言里符号、拟声字的用法没有统一标准，情绪强弱依靠符号数量、表情类型来判断，这类表意规则不在基础汉语教学体系内。留学生很难快速判断堆叠标点、表情符号背后的情绪轻重，容易误读语气，因此形成额外的阅读理解障碍。

2. 语言萌化的语用功能与文化心理分析

萌化不是任意的语言游戏，它有自己的功能逻辑。理解这一逻辑，对于国际中文教育如何取舍至关重要。

2.1 降低社会距离与建立亲近感

萌化的首要功能是缩短社交距离。正式语体维护着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角色距离与礼貌层级，而萌化通过故意“降低”语言年龄感，释放出一种“我没有攻击性，你可以放松”的信号。留学生群体身处跨文化环境中建立新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刚性需求，他们自发习得并主动使用萌化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社交加速的动机。

2.2 弱化话语威胁与避免冲突

语言萌化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缓解言语行为的面子威胁。批评、请求、拒绝、提醒这类话语本身带有强制性或冒犯性容易引发对方的抵触情绪，而萌化表达则能柔化话语棱角削弱其冲击感。比如学生向老师申请延期交作业，说“老师，我作业可以晚一点点交嘛，就一点点”，以叠词弱化诉求的强硬感，比直接提出请求更显委婉。这类表达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主动放低

交际姿态,用偏向孩童的弱势语气消解发话人的强势感,将指令、诉求转化为带撒娇感的协商让对方更易接纳,在达成交际目的的同时也维护了双方的社交面子。

2.3 身份的柔性表达与性别维度

网络语言萌化表达的使用群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性别分化特征。相关观察数据显示,在萌系话语的使用频次与表达形式丰富度上,女性使用者整体高于男性群体。但近年的语用演变显示,男性在特定关系类型和特定情境中的萌化使用也在增加。这说明萌化表达正在从性别特定走向情境特定。

对于国际中文教育而言,这一维度需要谨慎处理。教学内容应当让学习者了解萌化的性别关联,同时避免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男性留学生并非不能使用萌化,而是需要理解什么样的语境下使用会产生什么效果。

2.4 萌化作为一种语体资源

从语体学角度看,汉语的语体连续统从极正式到极亲昵,萌化填充了其中最柔软、最私密的一端。一个成熟的汉语使用者,应当具备在这一连续统上自由滑动、根据情境选择合适语体的能力。留学生如果只能使用中性或偏正式的语体,这说明其语用能力实际上是残缺的。他们可能看得懂新闻,却读不懂网络评论区的情感温度;他们可能做得了课堂展示,却在与中国同龄人建立亲密友谊时缺少语言工具。

3.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萌化处理困境

3.1 教材的“真空”状态

市面上广泛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像《汉语教程》《博雅汉语》《发展汉语》等,基本没有收录网络萌化类表达。教材中的会话范例大多围绕“你好”“谢谢”“对不起”这类基础交际用语展开,人物之间的交际关系偏向客观、疏离。由此,教材提供的语言素材和学习者真实线上线下交际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脱节现象。一位来自印尼的华裔学生曾告诉笔者,他在课堂上学习了整整一年的“请问……”“麻烦您……”,到了中国后发现自己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之间从来不用这些表达,反而是“帮我拿一下下嘛”“爱你哟”之类的话语频频出现。“我觉得我学的是商务汉语,不是生活汉语。”他的评价虽然有些绝对,却道出了教材语体单一化的问题。

3.2 教师的“纠正本能”

部分教师对萌化表达持否定态度,将其视为“网络语言的污染”“幼稚化的退化”。在课堂上,当学生使用“吃饭饭”“好可爱的捏”等表达时,教师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纠正为“吃饭”“真可爱”。笔者曾与几位同行讨论这一话题,得到的回应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教这种不正式的东西会害了学生”,另一派认为“学生自己会用就行,课堂上不用教”。

这两种态度各有道理,但都忽略了关键点:萌化表达的难点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什么时候用、对谁用、用多少”。而这些恰恰是语用能力训练的核心内容,也是课堂教学可以介入的领域。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始终回避,学生就只能靠自己摸索,摸索的结果要么是过度使用闹笑话,要么是完全不使用而显得生硬。

3.3 学习者的“偏误性使用”

笔者在教学观察中记录了若干留学生使用萌化表达时出现的偏误,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

(1) 语域错位偏误。在正式场合使用萌化。如一位韩国学生在学期论文的致谢部分写道：“感谢王老师教我写论文论文，辛苦了捏。”虽然情感真挚，但“论文论文”的重叠和“捏”的句末语气词与学术文体格格不入。

(2) 过度泛化偏误。把萌化规则错误推广。如一位日本学生把“上课”说成“上课课”，把“考试”说成“考试试”，而这两者在中国人的语感中并不成立。这说明萌化重叠并非机械的“双音节词拆开叠”，而是有选择性的。

(3) 人际关系判断失误偏误。向年长、地位高、关系不亲近的人使用亲密萌化。如一位美国男生第一次见中国导师时说“老师你好可爱哦”，造成了尴尬。

这些偏误恰恰证明了萌化教学的必要性——它们不是语言能力问题，而是语用知识缺失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教学加以纠正和预防。

4. 教学策略：从“教不教”到“怎么教”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国际中文教育中语言萌化现象的处理原则与具体策略。

4.1 分级处理原则

萌化语言的相关教学素材，可依据学习者的汉语综合能力层级划分为三个梯度，遵循由浅入深、由认到用的原则逐步推进。

初级阶段侧重识别认知。可在初级教材的日常会话板块适量加入高频、词形固化度高的萌化表达，比如重叠形式的“慢慢来”、称谓类的“小姐姐”。教师只需在文本出现时简要说明其含义与非正式语体属性，以听懂、读懂为目标，不要求学生主动输出使用。中级阶段侧重语体辨析。在学生具备一定口语基础后，可引导学生对比同一语义在不同语体下的表达形式，体会语言萌化的含义。比如同样表达请求等候，从正式语体的“请稍候”，到通用口语的“等一下”，再到萌化口语的“等我一下下哦”，逐一拆解各自适用的交际对象与场景，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语体边界意识。高级阶段侧重灵活运用。鼓励学生在口语表达中有意识地调整语体策略，根据交际双方的关系亲疏、场合正式程度自主判断是否使用萌化表达以及把握使用的分寸。可开展角色扮演训练，设置上下级沟通、陌生人求助、好友闲聊等不同社交场景，让学生练习不同语体间的自然切换，提升实际交际中的语用能力。

4.2 语境化教学：从“对错”转向“得体”

萌化语言教学的核心并非教会学生主动使用萌化表达，而是帮助他们建立语体判断能力——清楚什么场景可以用萌化语气拉近关系，什么场合必须维持正式规范。这就要求课堂评价从传统的“语法对错”判定，转向交际层面的“表达得体性”分析。

一个有效的课堂活动是“语体连续统排序”。教师可选取同一语义的多组表达，覆盖从极正式、一般正式、日常口语到高度萌化的完整梯度，比如同是表达求助，依次给出“恳请您予以协助”“请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呗”“帮帮我嘛~”。随后给出不同交际场景，如“向院系领导申请审批”“和熟悉的同学借笔记”，让学生将对应表达排列在语体连续统的相应位置，并阐述判断依据。例如：

- A: 请您稍等片刻。
- B: 请等一下。
- C: 等一下哈。
- D: 等一小下下嘛~

学习者需要围绕不同表达形式,探讨其适用交际对象与使用场景。该类课堂任务可以帮助学习者直观建立语体意识,辨别不同话语风格的适用边界。

4.3 理解萌化现象的文化心理背景

对于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可以进一步引导他们思考萌化背后的文化心理动因。为什么“小”在汉语语境中往往附带可爱的语义色彩?为什么将原本用于孩童、宠物的话语迁移到成年人之间反而能够拉近人际距离、营造亲密氛围?借助这类跨文化对比探究,不仅能够调动学习者的探究兴趣,还可以促使其跳出单纯的字词释义,深入把握汉语独特的语用逻辑理解语言表达与社会情感、文化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学习者由此可以意识到萌化表达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趣味改造,更是特定社会心态与社交策略在语言层面的投射;在跨文化交际里能否读懂这类表达承载的情感倾向,也会直接影响交际效果避免出现语用上的误解。

4.4 正视萌化的语体地位

最后,授课教师应当更新自身的语言观念。萌化表达并非需要被剔除的语言糟粕,也不是可以放任不管的小众语言现象,而是汉语口语语体体系内具备独立交际功能、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学习者如果可以依据交际场合,适度、得体地使用萌化类表达,恰恰反映出其汉语社会交际能力达到了更深层次的水平。国际中文教育的目标,并非培养只会机械复述课本句式的学习者,而是塑造能够应对多元、真实汉语交际情境的语言使用者。萌化表达虽然只是非正式语体中的一小部分,却是构成完整交际能力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教师要引导学生客观区分语体边界,明白这类表达仅适用于熟人之间轻松的非正式场景,在学术、公务等正式场合仍需使用规范书面语;客观认识萌化的语体价值,有助于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汉语语体认知,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5. 结语

本文以网络汉语萌化现象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多维视角展开系统探究,全面梳理了汉语萌化现象在四大维度的具体表现形式与生成机制。同时,结合真实网络交际语境深入剖析了萌化语言独特的语用价值。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结合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空缺,针对性探讨了萌化语言融入对外汉语课堂的分级教学思路、场景辨析、语用规范等多元化教学实施策略。

从语言发展与应用的角度来看,汉语萌化表达绝非大众认知中随意化的语言“退化”,而是现代汉语在网络社交场景中衍生出的全新语用资源,是汉语语体体系与时俱进的良性“增生”。在国际中文教育体系中应正视汉语萌化的语体属性、客观描述其语言规则与交际功能、明确界定其适用场景与使用边界,引导学习者精准掌握萌化表达的启用与规避场景,清晰区分正式书面语体与非正式网络语体的使用差异,做到灵活切换、得体表达,这才是贴合真实交际需求、负责任的中文教育理念,也能助力学习者构建完整、立体、实用的汉语应用体系。

参考文献

- [1]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 林焘, 王理嘉. 语音学教程(增订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3]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吕叔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4] 陈原. 社会语言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5] 李宇明. 论语言生活的层级与语体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3): 2-10.
- [6] 施春宏. 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0 (3): 70-80.
- [7] 于根元. 网络语言概说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 [8] 王希杰. 汉语修辞学 [M]. 第 3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9] 索振羽. 语用学教程 [M]. 第 2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0] 何自然, 冉永平. 新编语用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1] 崔永华. 对外汉语教学设计导论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8.
- [12] 吴勇毅. 对外汉语教学探索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 [13] 靳洪刚. 语体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与实施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6 (3): 4-13.
- [14] 陈沛. 网络语言符号的萌化倾向与网络社交机制的关系研究[J]. 东南传播, 2024, (7): 103-106.

Types and Mechanisms of Chinese Language Cuteification and Its Pedagogical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Guan Yuche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cuteification is a remarkable pragmatic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t refers to the marked manipulations speakers perform at the phonetic, lexical, grammatical and other levels, which infuse utterances with a tone of cuteness, lightness, informality and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cuteification overlaps with traditional morphological devices such as erhua (retroflex suffixation), diminutives and redupli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yet retains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ystematic account of Chinese language cuteification across four dimensions: phonetic cuteification, lexical cuteification, grammatical cuteification and graphological cuteification. Drawing on pragmatic an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it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cultural-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underlying this phenomenon, and further discusses how to address this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uteific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the spoken Chinese stylistic continuum. Accordingly,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shift its stance from "avoidance" to "selective teaching", so as to help foreign learners achieve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through proper use of cuteified expressions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ir pragmatic functions.

Keywords: language cuteific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ragmatic functions;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作者简介: 管羽程,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中文教育。